

英國冰上舞團西安獻技



▲英國皇家冰上芭蕾舞團《天鵝湖》劇照

【大公報訊】記者任麗、見習記者王翠西安報道：以「冰上戲劇」形式演繹世界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八日晚在西安首演，掀開了英國皇家冰上舞團中國巡演的序幕。

英國皇家冰上芭蕾舞團素有「冰上藝術的王者」之稱，匯集了二十六名世界一流的花樣滑冰金獎得主和奧運冠軍，演員所獲獎牌總數超過二百五十枚。舞團成立九年來，多次攜《睡美人》、《天鵝湖》、《胡桃夾子》等經典劇碼巡演世界，舞姿遍及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他們以精湛的冰上技巧和藝術魅力征服了全球近四百萬觀眾。

《天鵝湖》原為柴可夫斯基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創作的芭蕾舞劇。一百多年來，芭蕾舞劇《天鵝湖》的呈現多經修改、刪減，抑或重新編排，與原作略有差別，但在西安首演的冰上《天鵝湖》完全採用柴可夫斯基原創音樂，舞蹈動作編排方面亦力求與情節及音樂相契合，以唯美浪漫的冰上舞技再現經典。

西安首演的《天鵝湖》表演將花樣滑冰與戲劇表演相結合，融力量、技藝、樂感於一體，並配合空中飛人、魔術、全息投影等特技特效，力求呈現「冰上戲劇」的視覺盛宴。據舞劇主演 Orga Sharutenko 介紹，此前作為專業滑冰運動員，有感花滑是一種運動專案，競賽注重技巧展現；而劇場冰舞更注重音樂下情緒的把握，以此增強冰上舞蹈的藝術美。

一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安連演八場後，英國皇家冰上芭蕾舞團將赴杭州、蘇州、紹興、上海等地獻藝。



▶頭戴粉紅耳機聽音樂的羊

▶蘇五雲筆下羊多浮誇造型 本報攝

▶自信踱步羊

本報攝

蘇五雲畫羊不拘一格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見過尋常水墨的山水、馬匹，卻未見過頭戴耳機聽音樂的彩色水墨羊。本地街頭藝術家蘇五雲「滄海嘖嘖笑」水墨畫展，由即日起至三月二十二日，在荃新藝廊舉辦，展出二十二幅水墨羊，繪不同形態、色彩浮誇的羊，有的自信踱步、有的喜歡做夢、更有模仿起了粵劇伶人。

形態各異 色彩浮誇

提早退休的蘇五雲，常年在中環荷李活道露天畫廊從事繪畫創作。今次所繪水墨羊，色彩艷麗，結合傳統藝術和現代幽默的水墨技法，充滿奇趣創作意念。與其說他在畫羊，不如說他以羊作為載體，模擬世間百態。

他筆下的羊，一改羊往日的單調、沉悶形象，有的雄姿英發睥睨世間、有的威武不凡摩拳擦掌、有的深閨潛修不理世事、有的憤憤不平掉頭欲走；羊角大而成螺旋形，或身披長毛、或尾短，皆極盡浮誇。身上的毛髮散發出熒光般的色彩，凸顯畫家不拘一格、遊戲人間的風格。他認為：「羊寓意歡樂，慈祥，我特以幽默筆觸繪之，只為令觀者會心微笑。」



▶展覽一角

本報攝

頭戴粉色耳機的羊，自得其樂。「牠好似悠閒，給觀者帶來喜悅，但牠有可能是一隻狡猾羊。」蘇五雲笑言。看似隨意，蘇五雲實則用畫思索人世真假，構圖充滿了儒釋道精神：「再隨心所欲的藝術，都要與哲學掛鉤。」自言受道家思想影響頗深的蘇五雲，繪畫同時，更堅持自然：「在畫畫之前，從沒有想過畫什麼，有時就像倒墨，隨着心意畫出來。就像水墨羊，我不會對羊寫生，羊也可以是人，也可以聽音樂、做夢，牠終日只追求一份自在，人也應該這樣。」他最希望觀畫者可以從畫裡感到一種自在、隨緣和樂道等現代人已忽略的生活態度。

隨心而畫 思索人生

以羊喻人性者多，以人心繪羊者寡：「『炒冷飯』不是我的專長，畫羊的藝術家很多，但怎樣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創作，才最為重要。」蘇五雲表示。他亦如常，在畫作中，添加白描蜻蜓，寓意自己「蜻蜓點水」的處世哲學，不帶一絲色彩，滿是自然之趣。在這個人人都可以稱作藝術家的年代，他卻追求一種最自然的狀態，亦如他言：「不關心作品是否升值，知音才最重要。」



▲蘇五雲隨心作畫，追求自然。其旁作品為《粵劇紅鈴》 本報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知己良朋齊唱金曲夜」下午三時及晚上七時十五分在屯門大會堂文娛廳上演。
- 春暉粵藝工作坊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哪吒》。
- 粵劇《鍾道嫁妹》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油麻地戲院劇院演出。
- 「沙田戲劇匯演」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舉行。
- 「周國城書畫作品展」於香港大會堂展覽廳展至本月十一日。

藝術導賞

Culture and Arts

作者也不知果陀是誰

讀者或許有點兒納罕，為什麼連作家本身也不知道？莫非他是故作玄虛，賣弄神秘？熟悉貝克特的人的學者定必知道，他「輩子極為低調，不擅詞令，不善誇誇，更不屑自我吹噓。其實，文學的其中一種趣味，就是作品裡的某些意念，作者根本無意說明，而可以任由讀者詮釋。」

喜愛西洋現代戲劇的觀眾或修讀英國現代文學的學生定必對《等待果陀》有一定的了解。此劇是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一九〇六至一九八二）一生中最受重視的作品。在簡介此劇時，必須首先說明，貝克特是愛爾蘭人，但由於種種歷史文化因素，他的作品一如其他著名的前輩或同輩作家，習慣上均列為英國文學的一部分，而在文學史上他屬於英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一員。

荒謬劇場重要作品 貝克特在《等待果陀》的劇本上註明，此劇是一齣兩幕的悲喜劇（Tragicomedy）。論劇情，此劇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故事開始時，兩位份屬友伴的男人，其一是偏向沉思的 Vladimir，另一是意志難安的 Estragon，一邊在等待他們的果陀，一邊展開對話。不過，與其說他倆向對方所講的是有效的對話，倒不如說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自說自話，並沒有多少真正的交流。

Snow 負責布景。



▲李鎮洲（右）與紀文舜將以英語擔演《等待果陀》

《等待果陀》以法文首作 另一方面，他成長後因工作關係而長期居留法國，與另一位寓居法國的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過從甚密。貝克特喜愛法文，認為這種文字能夠給予他較大的書寫自由，而事實上，他的部分作品是以法文寫成。單以《等待果陀》而言，他起初（約於一九四八年）以法文寫成，並於五三年一月首演於巴黎。至於英文本的首演是五五年八月倫敦。當時是由 Peter Hall 執導，Peter

踏入新的一年，進劇場邀得愛爾蘭導演 Mikel Muñiz 以客席身份執導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名劇《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並由李鎮洲與紀文舜以英語擔演。

以此劇而言，猶記得四十年前業師 V. T. Ng（她是哥林比亞大學專研哲學性文學的博士）曾向我等指出，Godot（果陀）的五個英文字母，應該稍為倒置一下，而讀成 To God，即住神去的意思。必須說明，這只不過是眾多詮釋之一，斷無絕對可言。

人人皆有自己的果陀

或許，每人的生命中，總有自己的果陀。這可能是自己的理想與目標，也可能是命運與大限。單以此劇而言，他倆所等待的果陀，始終沒有來，而全劇瀰漫着無奈、冷漠、悵理、荒謬的感覺，亦足以顯示二次大戰之後歐洲某些人的心理狀態。生於布達佩斯而後來在維也納大學修讀哲學並於其後轉往英國廣播公司任職的 M. M. K. 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他那本隨即帶來很大回響的論著《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中譯為《荒謬劇場》）書內對《等待果陀》給予很大的認可，視之為荒謬劇場的重要作品，充分凸顯那個時代以至亙古以來人生的荒謬一面。全書共分八章，而第一章亦即書內最重要的一章，就是以 The Search for the Self（自我的追尋）為題，論述貝克特。此書亦成為研究當時以至隨後荒謬劇場及相關劇作家的入門書。讀者如果有興趣了解貝克特前半生的其人其作，可參閱 Lois Gordon 的 The World of Samuel

此劇今天已成「經典」

猶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修讀英國文學時，荒謬劇場仍然大行其道，探索者眾。然而，四十年後的今天，恐怕問津者少。畢竟荒謬劇場是屬於戰後時代那股文藝思潮的產物。今天，《等待果陀》經過半世紀沉澱，不意成為某種「經典」了。目下年輕的劇場觀眾，多少是帶着欣賞「經典」的心情去觀看此劇。

無論如何，進劇場今次的公演，當能為香港觀眾帶來思考甚或啓迪。

編者按：進劇場《等待果陀》英語戲劇定於一月九日至十一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三日五場。

《等待果陀》白等待？空蹉跎？

塵 紆



▶《等待果陀》主角紀文舜



◀《等待果陀》主角李鎮洲

▼進劇場將搬演貝克特名劇《等待果陀》